

阮志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从白馬湖 走来

6.11=76
12

从 白馬湖 走来

Cong Baimahu Zoulai

阮志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白马湖走来 / 阮志坤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59-7344-2

I. ①从… II. ①阮… III. ①阮志坤—自传 IV. ①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1830 号

书 名	从白马湖走来
作 者	阮志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柏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344-2
定 价	3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祁鲁梁 石亚华

《从白马湖走来》是一部自述性写实作品。

作者阮志坤是在党的忘我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中的一员，这一代人的甜酸苦辣是与国家的发展壮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有一大批像志坤、明娟这样看似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生活和业绩，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绚丽画卷，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为他们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志坤在钱学森、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大师率领的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团队里发奋



拼搏,不为个人名利,甘当“螺丝钉”和“铺路石”。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路上,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紧随新中国发展的步伐,谱写平凡而多彩的科学人生。《从白马湖走来》讲述的故事,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缩影。

当今,关于“豪门”的书籍已经很多了。《从白马湖走来》是一部少有的记述“寒门学子”的写实性作品,令我们眼前一亮。1959年的秋天,一批寒门学子一根扁担挑着小行李卷,穿着土布衣,赤脚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的场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是老校长郭沫若先生出资到部队求得一批棉军衣给他们过冬御寒,是系主任钱学森大师用稿费给他们买计算尺和教科书,他们靠国家助学金读完大学。他们更知感恩,更加奋进。志坤出身寒门,祖祖辈辈没有文化,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第一次走出县界,从杭州湾海边的小村子来到北京上大学,品学兼优分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书中“苦难的童年”、“饥饿的小学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一段难忘的自学时光”、“白马湖永远在我心中”等篇章都让我们动容!作者还满怀对故乡的深情,写下了“遥望故乡沥海所”、“天安门前忆春晖”、“爱吃家乡臭豆腐”等怀念故乡的感人篇章,并为故乡建言:“家乡企业应力争在我国风电产业中有一席之地”。

志坤又是幸运的,有幸得到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吴仲华等顶级科学家的教诲,并在大师身边学习和工作。书中生动记述的“著名音乐家吕骥教唱新校歌”、“开学典礼上聆听两位元帅的讲话”、“听钱学森系主任讲课”、“听华罗庚、严济慈教授作科学讲座”、“跟吴仲华教授做毕业论文”、“参加541紧急国防科研任务”、“悼念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吴仲华先生召我归队

‘热物理’”等往事,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大师们的高尚品德、文化气质和爱国精神。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伟人,也造就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和精神世界。志坤 40 多年始终服从工作需要,干一行专一行,在实验空气动力学、热机气动热力学、风力发电、水泵设计和水处理设备的研究与技术开发等多项工作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辑录了“战斗在我国第一台超声速风洞上”、“探索‘酒瓶弹’奥秘”、“建设跨声速叶栅风洞始末”、“研制、开发大型输油泵”、“万里草原任驰骋”、“编制百千瓦级风力机设计软件包的前前后后”、“奋战在大漠腹地”、“找到了中国游泳场馆高能耗的原因”等故事十分感人,催人奋进。

“忠诚伴侣,幸福姻缘”一章辑录了志坤和明娟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志坤和明娟美好的爱情故事真值得一写。他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互帮互学,携手拼搏,同甘共苦,相知相惜一生。这样的忠贞爱情也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

《从白马湖走来》书中所凸显的锲而不舍的乐观精神和忘我的思想境界,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别需要和应当倍加珍惜的。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001

第二章 饥饿的小学生活 /009

第三章 在家乡的土地上 /014

1. 初干农活三个月 /014
2. 继美小学的“小鬼先生” /016
3. 加入共青团,学革命先烈 /018
4. 厌恶旧婚礼,颂扬新婚礼 /020
5. 村里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 /023
6. 一段难忘的自学时光 /029

第四章 白马湖永远在我心中 /032

1. 以同等学力报考春晖中学 /032
2. 中国名校 风景如画 /035
3. 发奋学习 成绩争先 /039
4. 病中体味人间真情 /042
5. 德育教育 受益匪浅 /048
6. 依依惜别白马湖 /054



第五章 又红又专 理实交融 /060

1. 入学前夕二三事 /060
2. 著名音乐家吕骥教唱新校歌 /062
3. 开学典礼上聆听两位元帅的讲话 /063
4. 第一学期的考验 /065
5. 寒假趣事 /066
6. 听钱学森系主任讲课 /068
7. 听严济慈、华罗庚教授作科学讲座 /070
8. 雪登长城有感 /072
9. 困难时期,坚持入党 /075
10. 告别玉泉路校园,搬到中关村分部 /077
11. 清贫的大学生活 /080
12. 跟吴仲华教授做毕业论文 /083
13. 毕业分配遭遇尴尬 /086

第六章 上海一年 /090

1. “昙花一现”的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090
2. 八小时磨难加深的老同学情谊 /091

第七章 初到力学研究所 /094

1. 参加 541 紧急国防科研任务 /094
2. 甘做科研“铺路石” /096
3. 悼念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 /097

第八章 忠诚伴侣 幸福姻缘 /100

1. 初识在农业社会会计训练班 /100
2. 上大学,四百里相送到上海 /102
3. 暑假返乡访友,漫步西子湖畔 /105
4. 简朴婚礼 颂扬新风 /105
5. 管庄安家 同甘共苦 /108

第九章 战斗在我国第一台超声速风洞上 /118

1. 为改变 F2 风洞面貌 /118
2. 发挥 F2 风洞作用,实现入党宿愿 /123
3. 探索“酒瓶弹”奥秘 /128

第十章 在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131

1. 吴仲华先生召我归队“热物理” /131
2. 随吴仲华团长访问西德宇航院 /133
3. 在西德不伦瑞克度过难忘的生日夜晚 /138
4. 建设跨声速叶栅风洞始末 /143
5. 赴日本技术考察 /148
6. 在研究所的最后岁月 /150

第十一章 在科能能源与动力研究发展中心 /158

1. 研制、开发大型输油泵 /158
2. 伴随吴仲华大师最后的岁月 /160
3. 家事如天难顾及 /165
4. 走过人生路上最艰难的三年 /168



第十二章 万里草原任驰骋 /171

1. 起步,从创建自己的设计方法入手 /172
2. 先搞小型机,为牧民服务 /174
3. 考察美国风力发电 /180
4. 编制百千瓦级风力机设计软件包的前前后后 /182

第十三章 奋战在大漠腹地 /187

第十四章 夕阳下的奋斗 /199

1. 青春从 61 岁复始 /199
2. 找到了中国游泳场馆高能耗的原因 /204
3. 寻求公司长久立足之地 /208
4. 知难思退,余生平安 /210

第十五章 遥望故乡 /216

1. 思故乡 /216
2. 遥望故乡沥海所 /216
3. 天安门前忆春晖 /219
4. 家乡企业应力争在我国风电产业中有一席之地 /222
5. 爱吃家乡臭豆腐 /224
6. 一个半学子向母校致敬 /226

第十六章 三亚越冬 /229

1. 美丽三亚 越冬天堂 /229
2. 唐诗二百首再读记 /232

后 记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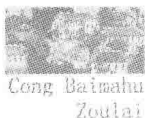
家乡的海涂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938年8月31日（农历闰七月初七），我出生在浙东上虞县沥海镇阮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那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

我的奶奶是曾祖父母的独生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爷爷阮廷宝是从沥海镇花宫村（也是阮姓聚居村）过来的上门女婿，为人老实、勤快，是典型的绍兴地区农民。20年代，爷爷耕种着四亩租田，由于勤快劳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家庭的日子还算温饱。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开始了一



段最苦难的历程。据我的母亲说，爷爷就在这一年去世了，第二年有了我，我们家也从此开始了一段最苦难的日子。

我的父亲叫阮继龙，1904 年生辰。母亲张琴花，1908 年生辰。他们 1925 年结婚，1929 年生育长子，取名志刚，1931 年生育次子，取名志良。我是三子，他们听了算命先生的话，取名志坤，反映出他们希望要一个女孩的心愿。过了三年，我终于有了一个妹妹，取名志仙。

我的父亲是独子，只有一个姐姐，比他大 5 岁，叫阮荷花，长大后嫁给沥海镇西门头余小高为妻。因为爷爷是上门女婿，又是“晚来得子”，所以父亲从小受爷爷奶奶溺爱，身体很单薄。爷爷故世之后，父亲继续耕种四亩租田，以维持家庭生计。但因为他身体柔弱多病，吃不消干烈日之下的农活，庄稼种不好，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温饱。于是他在农闲时，就到绍兴城里从事一种叫“打锡箔”的副业，以挣钱补贴家用。“打锡箔”这种手工业生产的是给死人烧纸钱用的迷信品，在当时愚昧落后的社会里还真有过一段繁荣的历史。又因为它是坐着干活的轻体力劳动，要有点技巧，很适合我父亲干。没几年功夫，他很快由“下间徒弟”升为“上间师傅”，进而与人合伙在绍兴城里开了一家“箔业作坊”。

1941 年秋天，日本鬼子扫荡浙东，绍兴城沦陷，父亲的作坊及全体人员集体迁往浙西淳安县避难。当时我的大哥志刚 13 岁，已在父亲手下当学徒，父子俩一起逃到淳安县一个叫“分水江口”（发音）的小镇租房住下来，开始他们的营生。“分水江口”镇地处浙西山区，交通很是不便，日本鬼子当时没能侵占。沥海镇当时已是日占区，从此父亲和家庭失去联系，三年时间杳无音讯。

1942 年，我家里祖孙三代 5 口人要吃饭，全靠母亲一人里外操持。她白天下地干男劳力干的活，天黑回家要扶老携幼。我家祖宅坐东朝西，一天太阳暴晒之后，夏天的午夜仍如蒸笼一般。小妹志仙身

体长满疮，无钱治疗，不足两周岁便夭折了。占据沥海镇的小股日本鬼子，时时进村来挨家挨户寻找“花姑娘”，村子里的年轻姑娘，还包括像我母亲那样 30 多岁的妇女，为了免遭欺凌，日夜躲避在青纱帐里。

1943 年，因为交不起 3 亩租田的地租，地主阮成继就派两个乡丁背着枪到我家，逼我母亲交租。他把我母亲拉到乡公所打了一顿，关了 3 天，家里还是没人送钱去交租，最后只好暂时把她放了。那一年我才 5 岁，二哥志良 12 岁。为了苦度这段艰难的岁月，母亲带着二哥常到海边割沙草。那时候，海边



我家的祖宅

离村庄很远，母子俩早上带着干粮出门，到天黑才能割满两担草回家。当他们挑着一大一小两担草踏进家门的时候，因为没有灯光（买不起灯油），看不清任何东西，但总能听见奶奶睡梦初醒似的一句话：“介迟了，总算回来了！”而这时的我，早已靠在奶奶的“脚窝头”睡着了。

杭州湾南岸的农村，冬季的天气非常寒冷，大人小孩的手都长满冻疮，全家人生活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中。奶奶年迈，本来就体弱多病，这次病倒，危在旦夕。母亲请人给父亲写信，一个月内连发三封，等了两个月也未见回音。1944 年春天，还没有等到她的儿子回来奶奶就归天了。母亲与姑姑一起安葬了奶奶，仍然天天盼望父亲早日归来。



1944年3月，冬去春来，大地转暖，阮家村的序思小学开学了，富裕人家的孩子一个个背着书包上学去。二哥志良已经14岁，因为常帮母亲干农活，没有在学校读过一年完整的书。邻居一位有见识的长者劝我母亲说：“小孩已长得这么高大了，还不让他上学读书，是要害他一辈子的。如果没有钱先借一借，等男人回来了再还，也得赶快让他上学。”就这样，母亲终于下决心让二哥上小学。那时我虚龄刚7岁，对农村的穷孩子来说，还不到上学年龄。但当时奶奶已经过世，若母亲下地干活，二哥上学，家里只剩我一人了。我不愿一个人在家，吵着要跟二哥一起上学，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背书包的“旁听插班”的小小学生。不过好景不长，也就半个月之后，我跟二哥一起上学的这段历史就结束了。

1944年3月下旬，有一位从我父亲浙西避难处归家探母的教师傅要返回浙西，于是，母亲请外婆与小舅张岳炎看家，带着二哥和我跟随张师傅踏上西去淳安县的寻父之路。

在浙江省的地图上，淳安县与上虞县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公里。但在当时日寇占领浙东、交通极度落后的年代，我们足足走了半个月，才到达淳安县境内，其间有一天还差点把我丢了。一天傍晚，我们乘坐的交通船要靠岸吃饭，大人们都从行李袋中取出一点米上岸找户人家做饭。二哥为了给母亲做帮手，一起上岸去了，只有我一人留在船中。我在船中等了好久，不见大人们回来，天色又黑下来了，心中很是害怕。我走出船舱上岸去找母亲，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行人熙熙攘攘，没见着一个认识的人。我不敢往前走了，只好回头往船埠头走。到了船埠头，看见有十多只船停在那里，模样也差不多，我已分不清哪只船是我们坐的，不敢上去。天色黑透了，我在岸上放声大哭。幸运的是那天我们已经走出敌占区，有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我看见警察更害怕，更是大哭不止。警察不再问我什么，站到离我有点距离的

地方看着我。又过了好久，同行的张师傅回来了，把我抱起来往船里走。这时那个警察过来了，叫住张师傅问：“这个小孩是你的吗？”张师傅没有跟他多说什么，这时的我已经不哭了，事情当然清楚了。而警察倒说：“千万把小孩看好，现在兵荒马乱的，小孩丢失之事常有发生。”后来我母亲说，那天是因为找了好多家才有人愿意提供灶具做饭，如果不是这位好心警察，我还真有可能被人拐走了。这是我在童年时碰到的旧中国的一位好心警察，6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难以忘怀。

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半个月时间的长途跋涉，在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我们终于到达淳安县“分水江口”镇。张师傅带我们来到锡箔作坊的大门口，敲门呼喊里边的人。因为天还很早，他们都在睡觉，张师傅先进去把大哥叫出来。大哥见到离别三年的母亲，真是高兴万分，母亲抱住大哥已经泪流满面。大哥离家时我还没有记忆力，这次见面时的情景，是大哥留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实际上也是他短暂一生留给我的有限印象之一。父亲随后几分钟出来见到我们，他看见母亲发结上缠着白线，知道是为母带孝，心里感到十分内疚。

父亲在镇西头租了一小间民房，我与母亲住了下来，总算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淳安县与上虞县虽然都在浙江省，然而语音上的差别很大，我们初来乍到，都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因而我和二哥都不能上学读书。不久，二哥也去作坊当学徒，正式开始了他一生劳动谋生的历史，从此他再也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后来他常说自己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是个“睁眼瞎”。这是社会与家庭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我记忆中的“分水江口”镇，是一个有千户居民、百家店铺、数家作坊的小镇，其规模在当时应不算太小。一条山涧急流绕镇而过，每到雨季，水势汹涌，涛声震天，甚是壮观。一条山石板铺就的小街沿江而筑，小街两旁是上百家店铺，摆着居民必需的日用品和当地的土特



产品。在小街与江相反的一侧，是一条用山石板铺就的小路。锡箔作坊在镇东头，我们的租房在镇西头，大哥、二哥晚上住在作坊宿舍里，平时很少见到他们。我有时跑到作坊去玩，从家里出来先经过一个很大的城隍庙，紧挨着是门口挂着 12 角星的镇公所，再沿着这条石板小路走到镇东头，就到了锡箔作坊。我常常看见两位兄长在那里干很脏的活，全身墨黑，脸面上分不清眼睛与鼻子。

锡箔作坊偶尔也有没活干的时候，大哥就带我到山上看松鼠，到河边捕小鱼，到街上看“西洋镜”，有时还买点芝麻糖给我吃。这是我记忆中的童年里的一段美好时光。

1945 年的春节，我们全家人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我们在这里过年不热闹，因为没有亲戚，缺少了亲戚间互相拜年的热闹场面。只有这年的元宵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天全家人早早地吃罢晚饭，大哥说要带我去看灯会。我骑在大哥的双肩上，他驮着我到镇上的小学校操场上。只见数以百计的大人和小孩，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灯火闪烁，五颜六色，非常好看。

那时候，镇上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非常苦的。从我家到作坊去的小石板路的两旁，搭满了各式各样的草棚，里边住的都是没饭吃的穷人。有的人得了麻风病，鼻子、耳朵都烂掉了，看了很害怕，我每次都要小跑着经过那里，不愿在那里停留。从作坊出来沿小石板路继续往东走，不多远有一个路亭，穿过路亭就到江边了。这个路亭里经常躺着一些伤兵，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满身伤口化脓，惨不忍睹。大人们说，这些都是抽壮丁的兵，受伤了，没人要了，自己逃到这里来的。他们没医没食，没多久就死在那里了。总有好心的当地人把他们埋了。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来一批新的伤兵。成群结队的讨饭人是当时最难对付的事。作坊开饭的时候，门口会排起长长的要饭的队伍。后来只好把门关起来并派人把守住。

1945 年 3 月，锡箔作坊的生意不好，规模缩小了，工人减少了。

大哥、二哥不能再住在作坊里了，父亲只好找寻新的住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得已全家人只能暂时住在路亭附近一个木板棚里。不久，母亲怀孕已到临产期。按照当地的习俗，外来人不能在租借来的房子里生孩子，否则会给房东带来灾难。离镇十多里的山间，有两间空房子，是专给外来人生孩子的地方。我记得母亲临产的那天下午，不仅我们全家人，还包括作坊里的所有男工都上山了。母亲是用竹椅子抬上去的，我是坐在箩筐里用担子挑上去的。产妇与接生婆在里间，所有的男宾在外间，打牌、搓麻将、待命，山间有猛兽，男宾用以应对突发事件。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被告知我有了一个弟弟，后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志鑫（发音，当时父亲没说是哪个字。1952年8月，我给弟弟报名上小学，父亲才说是三金之鑫）。

在弟弟大约一个多月大的一天傍晚，大哥抱着他在家中棚子里蹒跚，突然间大哥猛叫胸口疼痛难受，立即躺在床上，病势非常严重。母亲相信迷信，说一定是被来自那个路亭的“鬼箭锋”射着了。父亲到镇上找医生，小镇上只有一家药店和一位中医，对于大哥的病，这位中医也说不出所以然。大哥胸口疼痛不止，没几天就闭眼归天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的眼睛从此就看不清楚东西了。大哥出丧，埋在离家有一里路的土丘边，按当地习俗，外来人不能在家里做“祭七”，每过七天母亲带我和二哥到大哥的坟上烧纸钱，做“祭七”，总共7次，有49天。每次母亲都是哭碎了心肺，我们兄弟两人扶着她才能勉强回到家中。

1945年夏天，锡箔作坊的生意极不景气，实在难以经营下去，终于宣布倒闭了。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回老家的路还不畅通，父亲只好带着我们全家人辗转来到兰溪县谋生。听说这里某个小镇上有一个锡箔作坊还在营业中，父亲和二哥都去打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寄居在一户农民家里，因为离小镇很远，我一次也没去过，一点儿